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丹淵集卷十九

宋 文同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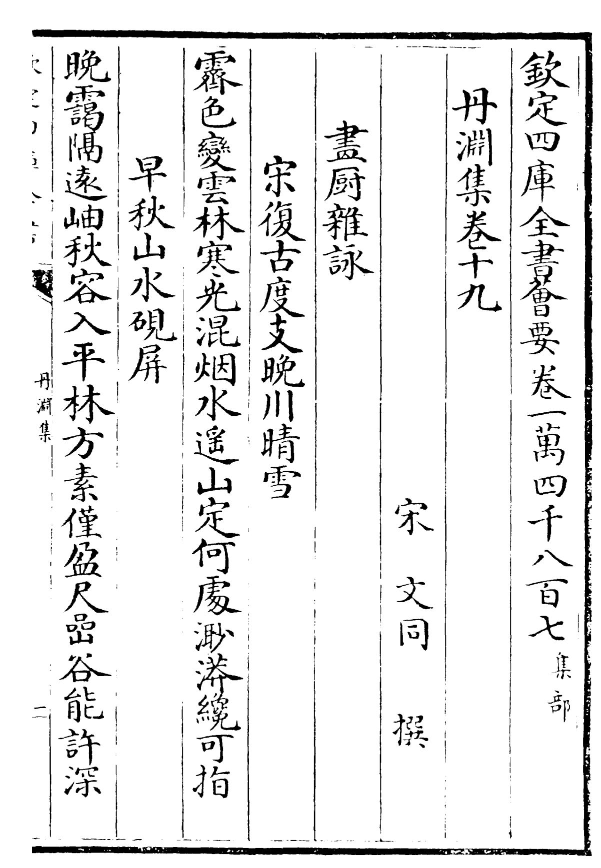
畫廚雜詠

宋復古度支晚川晴雪

霽色變雲林寒光混烟水遥山定何處渺渺纔可指

早秋山水硯屏

晚靄隔遠岫秋容入平林方素僅盈尺啚谷能許深



冠君王郎中大蝌

蟹性㝡難圖生意在螯跪伊人得之妙郭索不能已

小蟹

骨甲與支節觧絡尤精研手足雖爾多能使如一錢

黄筌鵪雛

短羽已襹褷弱脛方屶岌毋也向何處開口猶仰食

滕昌祐芙蓉

雙幹發寒葩一枘立紋羽欲品精妙人君當二三數

毛老鬬牛

牛牛爾何爭於此輒鬬怒長鞭閙兒童大炬走翁嫗蒼髅八九子駭立各四顧何時觧角歸茅舍江村暮

鄧𢣷老木寒牛

蒼崖稜層草芊綿巨木半死生枯煙羸牛日晩已噍草稚子天寒猶打錢

許道寧寒林

許生雖學李營丘壘路縱横多自出交柯揮霍裴旻劍

亂蔓淋漓張晓筆

易元吉抱櫟猿

老櫟抱擁腫金猿立鬅鬙當年隴山道似此見危層

引子獐

蒼獐引黄麑雙耳誰驚立高原想新霽町疃見行迹

崔白敗荷折葦寒鷺

踈葦雨中老亂荷霜外凋多情惟白鳥常此伴蕭條

孫太古辟支迦佛

調御出火起正念薩埵捧香生信心二十之意在筆外

彼太古者何情深

許中正捕龍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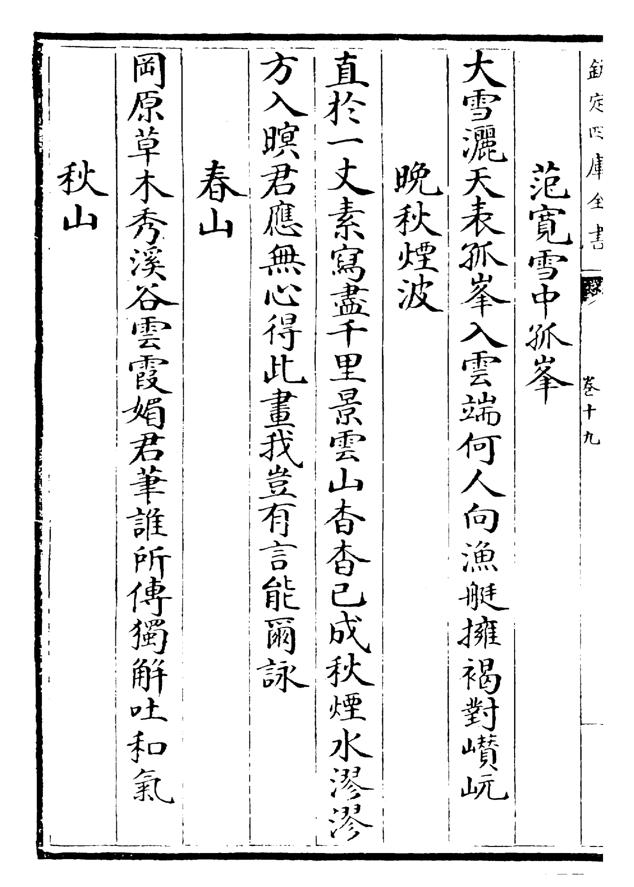
彼龍胡為被天謫不宥為天行雨澤天敎雷公恣搜索

龍藏何所忽爾獲提之滿空若曳帛雹風電火相卷射

雷張兩翅但拍拍首尾挽之足雙皪龍力與雷固不敵

雷轉威怒龍褫魄須臾定見肝胃拆萬力千氣凡幾畫

斯人斯品入神格



范寛雪中孤峯

大雪灑天表孤峯入雲端何人向漁艇擁褐對嶙岏

晚秋煙波

直於一丈素寫盡千里景雲山杳杳已成秋煙水滲滲方入暝君應無心得此畫我豈有言能爾詠

春山

岡原草木秀溪谷雲霞媚君筆誰所傳獨解吐和氣

秋山

狐峯露蒼骨踈木聳堅幹高堂挂虛壁爽氣来不斷

梁信罨鼓小圖

高梧間垂楊玉宇極清邃三郎當殿坐左右擁佳麗璱近香案蹲獸吐碧穗寶几彖畫控繽紛交絲袂花奴卷僂袖俛立前奏技君王顧之笑軒廡動和氣誰謂一尺素寫遍天上意聽者定何如觀之猶解穢明皇嘗言花奴羯鼓可解琴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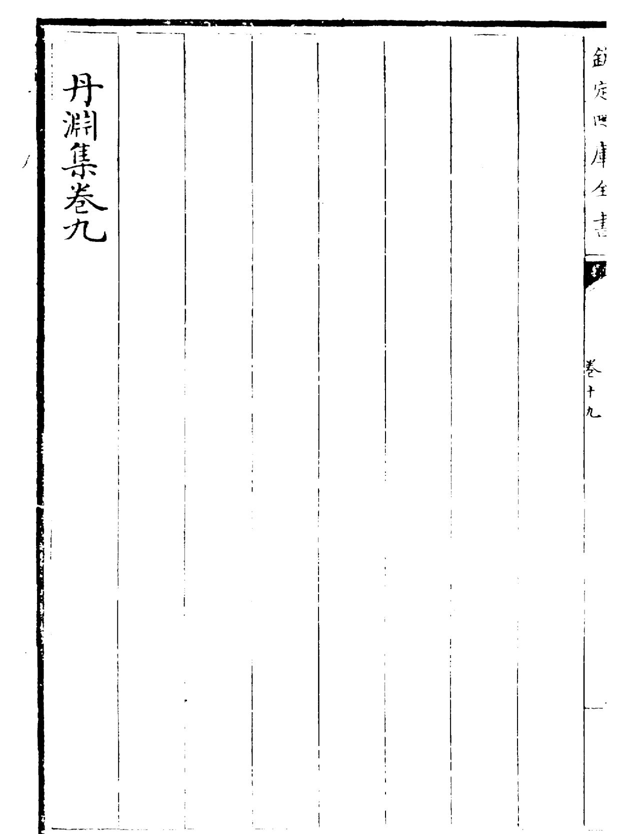
蒲生鍾馗

寒風酸號月慘苦梟飛狐鳴滿墟墓叢棘亂礓翳野霧古社禿剥倒枯樹下有三鬼相嘯聚初行誰家作疰忤痛熱腫痒快嘔吐塞噎咽喉脹臍肚呼巫名覡使呪詛翁驚嫗忙設賽具茅盤草舡置五路飯盂炙串狼籍布相共收斂各執去方此危坐歡且哺忽爾相視生畏怖有神傑然駕巨牯前訶後擁役二豎此神噉鬼充旦暮其腹尚餒色躁怒鬼遥見之悉失措竄匿不暇相告諭酒傾肉落雜穢汙魄魂飛蕩身偃仆一入木底只四據

一尚把盞愕以顧一自隱蔽捩眦覷神用氣攝縛束固
前死入吻無十步計之嚼嚙或味飫蒲生胡為適爾遇
畫之滿卷無一誤筆墨醜怪實可懼持以贈余予何故
摇手不取一錢賂他日乞詩者尤屢試為言之寫其故

折楊柳

垂楊百尺臨池水風定烟濃盤不起欲折長條寄遠行
想到君邊已憔悴



丹淵集卷九

丹淵集卷二十

宋 文同 撰

挽詩

仁宗皇帝挽詩十首 并狀

同前在草土伏聞大行皇帝奄棄天下號慕摧咽無以勝處竊念同本遠方巖野之人偶用詞業以干仕進大行皇帝親考其藝賜之科

第尋得名試瞿真館閣憐其親老又與便地俾得榮禄以給供養不幸前歲遽罹家禍解官去職持服鄉里居常自謂同也何人草茅之姿螻蟻之命叨被恩澤如此深厚但恨未有死所不能上報萬一昨者大諱之日以故不得隨從列辟朝夕哭臨臣子之心實為大痛伏見山陵擇日在近同羸病初起復不能奔走匍匐執役斥土荷鍤負畚以先徒衆謹齋戒

擬成永昭陵挽詩十首繕寫共一軸非所以
盡五内屠裂之意聊以助天下昆蟲鳥獸悲
唫哀詔之一聲云

緒業承三聖規模盛一王朝廷周禮樂庠序漢文章殊
俗皆歸往烝民盡樂康帝功如此大宜享壽無疆

右一

徇速承王後聰明復辟初恩波同海浸刑網比天疎屢
有搜賢詔曾無諫獵書惟餘封禪事應恨缺蒲車

右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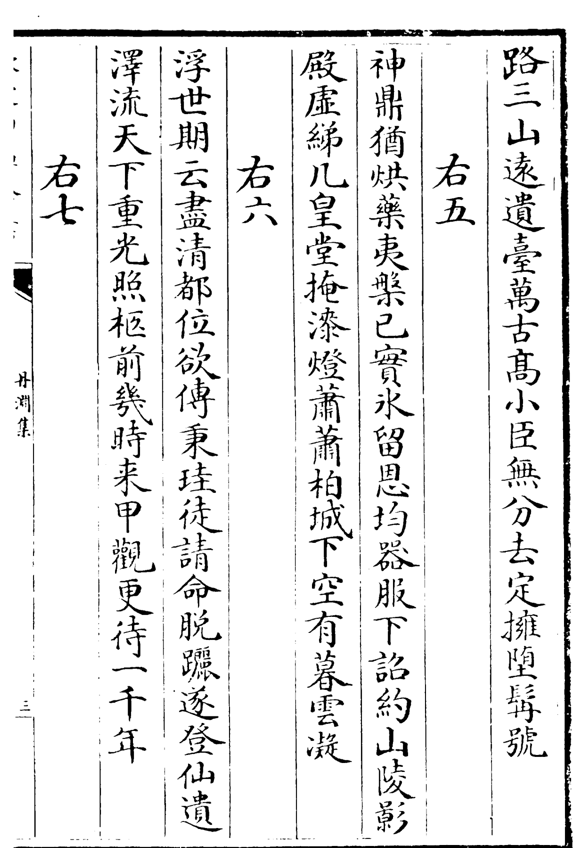
求治親垂詔觀文自著圖何曾憑喜怒未省蔽�七讒詖塵世留徽號煙霄返舊都悠悠增笑驗難問鬼史區

右三

實輅嬉遊少珠宮藝學優仙毫娟鳳帛睿藻煥星鈎天極推神歷兵防演秘謀飈流今已矣長共穀林秋

右四

政殿咨丞弼經筵引俊髦未嘗耽逸樂終是過焦勞歸


路三山遠遺臺萬古高小臣無分去定攀墮髯號
右五
神鼎猶烘藥夷槃已實氷留恩均器服下詔約山陵影
殿虛綈几皇堂掩漆燈蕭蕭柏城下空有暮雲凝
右六
浮世期云盡清都位欲傳秉珪徒請命脫躧遂登仙遺
澤流天下重光照柩前幾時来甲觀更待一千年
右七

被袞繞憑几躋陛忽受同哀文鋪帝業謚册講仁功竭

履趨羣后號咷動兩宫銘旌來䆴洛萬里巻悲風

右八

幡翣離三殿簫笳接兩都尧殂如考妣禹葬省人徒豈

並遊韶石應同去鼎湖愁聞下竹使海外走哀符

右九

史祝周壇日人憂杞國時飲池無善效頫水有遺辭仙

仗朝三后蕃儀集四夷從今河與洛長瀉鳯臺悲

右十

正肅吴公挽詩二首

虎節歸兵日麟符命使年帝將還二府人已哭三川清議誰違者高風自凜然佳城空萬古一壙掩寒烟

右一

晁董文章重夔龍德業尊簡編成故事穹壤與長存風旐飄寒陌霜笳咽晚原誰人碑有道應不愧斯言

右二

張中允先生挽詩三首

善頌堂中客華嚴會裏人生為天所祐沒與佛相親祖送逾千兩哀號動四隣宜祠瑞筠社永配蜀江神

右一

鄉校洛橅範閨門慕典刑愛看高士傳欲註淨名經素節標家牒芬情勒冢銘近誰瞻碧落應見少微星

右二

文行俱高妙聲名五十秋君恩來草澤子舍上瀛洲有

相身須盡無誰淚不流庭前雲益石長伴影堂愁

右三

張思孺秘校挽詩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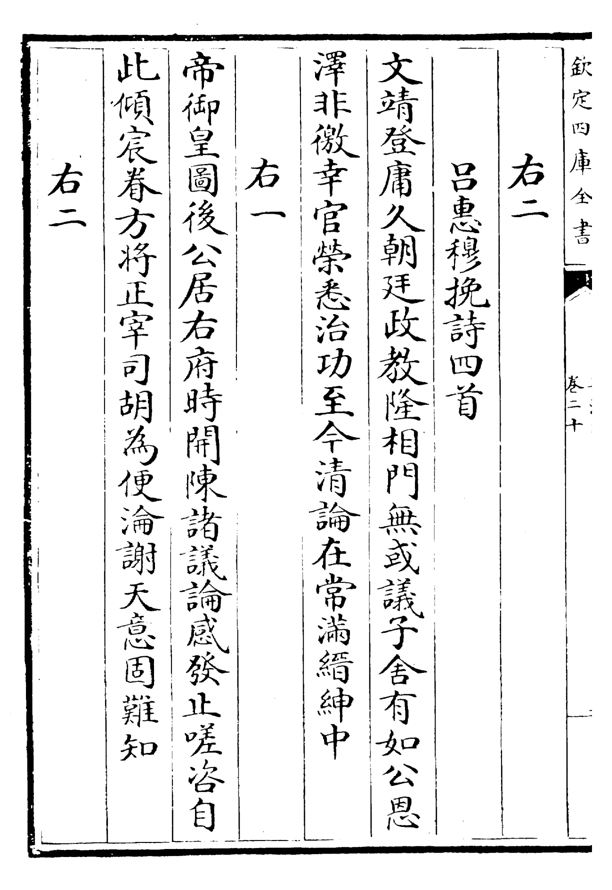
昔在天彭郡僑居過一冬感君常見訪無日不相從遂

寺携棋局高亭把酒鍾誰知三載後孤冢列新松

右一

人前常奉詑張也好堂堂處衆謙和甚居官志力强當

時君壯健在座我蒼浪今日翻相哭無言問彼蒼



右二

呂惠穆挽詩四首

文靖登庸久朝廷政教隆相門無忝議子舍有如公思澤非徼幸官榮悉治功至今清論在常滿縉紳中

右一

帝御皇圖後公居右府時開陳諸議論感發止嗟咨自此傾宸眷方將正宰司胡為便淪謝天意固難知

右二

憶在南邛日家君此忽亡公時帥本道力爲濟歸喪賤息將何報深恩不可忘如今每念及惟有淚浪浪

右三

自出公門下常蒙禮意勤相看如子姓文政爲郎君每望中書入俄驚遠訃聞何時高冢上永日哭寒雲

右四

張林宗司勲挽詩三首

司勲自夔州運判移梓州路提刑召爲開封府

判官出知華州至華二日而死

巫峽乘軺去涪江擁節還方來赴京兆又出領潼關髀肉川涂瘦顛毛袞牘斑音容今遂已清淚為公潸

右一

候騎排弓箙牙門換戟衣使麾方報入神柩已云歸閫吏驚來往鄉人歎是非生平幽石在誰為刻珠璣

右二

素節鄉評重清芬世閥傳謝家兒妖盛穆宅弟兄賢展

矣茲良士嗟乎不永年西風寄哀調願為唱新阡

右三

張道宗比部挽詩三首

比部有學術司勲弟也自省判為廣西轉運使聞兄死華州一哭而死

學富詞章妙才高志力强帝方知可用官欲漸難量始得西原使纔終右省郎念公今止此無語問蒼蒼

右一

見說關西計危賜已似刀撫膺成一慟復睨遂三號舊館州名桂新居里曰葛九泉休負恨蘭玉滿兒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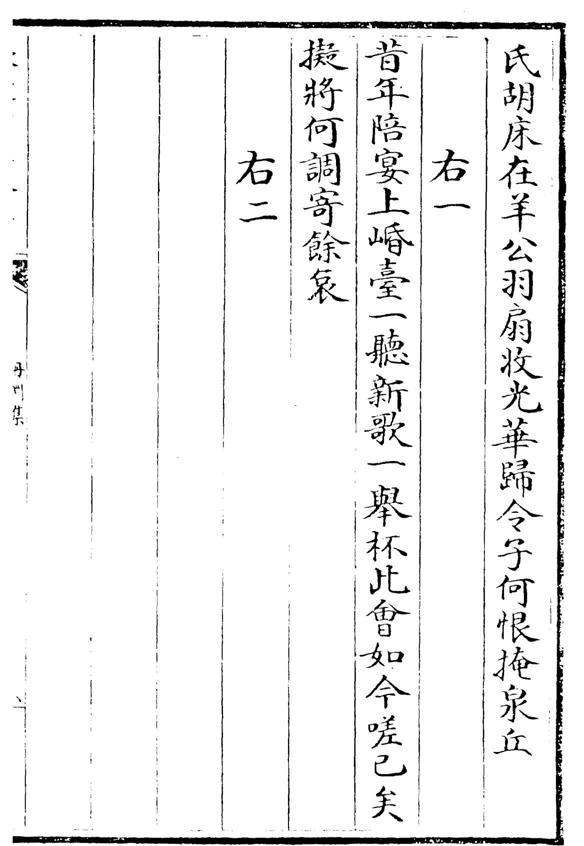
右二

憶在南岐日于今十二年宦途聊邂逅賓館重留連正喜謀黃峒俄驚葬圃田無由執行紼徒爾淚如泉

右三

石左藏挽詩二首

世澤傳清範戎韜演秘謀雄藩未賜節大壑忽移舟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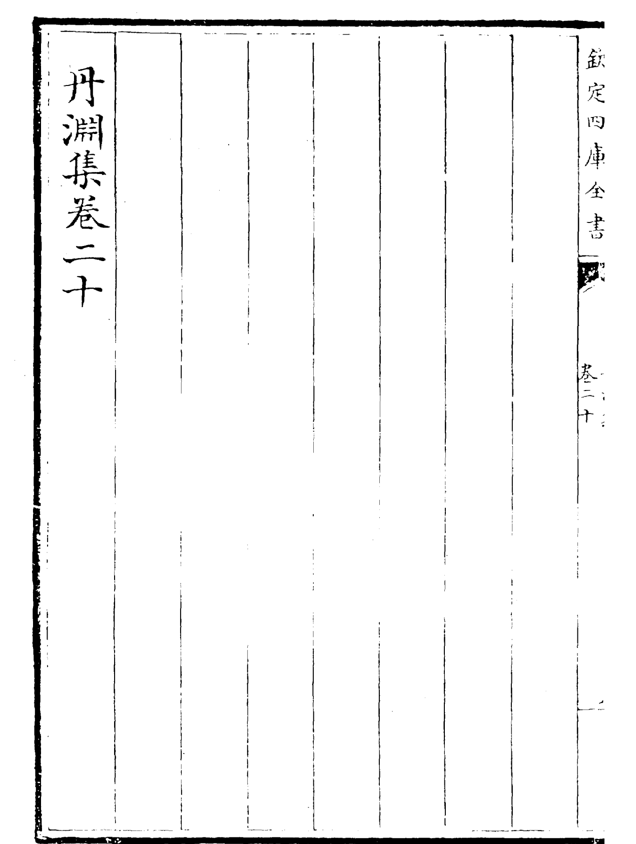
氏胡床在羊公羽扇妝光華歸令子何恨掩泉丘

右一

昔年陪宴上峮臺一聽新歌一舉杯此會如今嗟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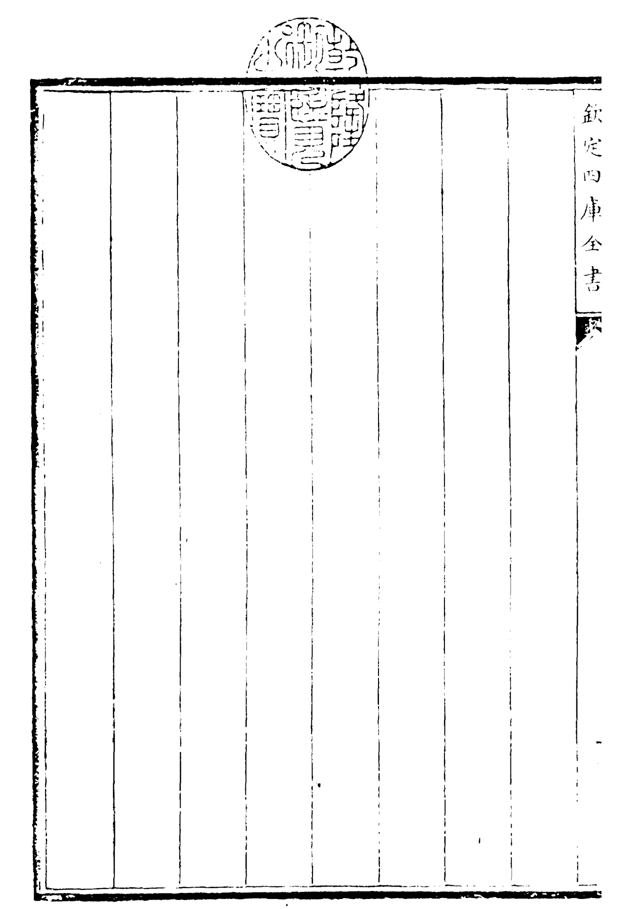
擬將何調寄餘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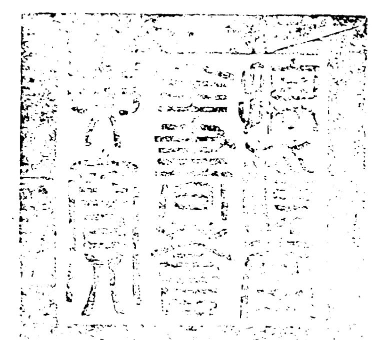
右二



丹淵集卷二十

謹案卷十七第一頁後八行即以慧刄芟刋本慧
訛惠今改
卷十八第十四頁前一行寒夜刋本訛作寒食據
詩意改
卷十九第一頁後二行生意在螢跪刋本跪訛蛫
今改
卷二十第二頁後二行末省蔽譏訣刋本蔽訛敝
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任益春
謄錄監生臣李士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丹淵集卷二十四

一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八百九 集部

丹淵集卷二十一

宋 文同 撰

雜著

黄氏易圖後題

易以數變以管攝天下之事物横該直涉窮崇擴遠幽么隱奥無所不及古之人得一緒而力引之舒演盤紆以系其説滂洋滉漭而初若有以可紀者究其推合還

就往往於端末亦自蔽令之所謂京房之學者是已房既受術於焦延壽延壽嘗謂房必以吾道亡其身後果然豈以其自置太審而尚鑿者歟取六十卦更直日事候一歲風雨寒温以效其裁休獨以坎離震兑踊方伯監司以分至專王之氣主之其事疑彊配不精解勤則勤矣然後人臨文所慼奈何故吾庶先之論由此而興矣庶先少遊四方博學善辯議湛思無不曉貫因悟周流六虚之説遂以完合京之罅漏散八卦所重之畫均

諸消息而著之圖焉終始出入無一誖謬如璣之聚斗如輻之攡轂循睨僂指不失倫類復撰明閏衍圖卦氣三篇以正諸家之未至以辨傳記所以昧没之意磨神睛補鬼髓庶先之深功厚力也欲視於世求此題述試為道其大氐世之君子考其圖閲其書者曒然若粉墨界畫不待講解而具法自得此吾所以不復區區也熙寧己酉孟冬望日墨君堂書

張景儒先公手澤題後

提刑司勲景儒嘗以其先正尚書公手書十九帖示某乃公之守成都時通洛中之家問也厚紙細字匀圓滿幅行楷相容淨無改竄讀之其閒雖與其家人語言然未嘗不以己之治蜀求宜於遠人及戒告其子使居官當務以清愼端潔與人恭順爲意者世之人徒知公生平立朝以風節修謹爲名臣且未知公於其閨門不以私忘國不以下廢禮亦如是之至也賢人君子修身治心正家以至於任天下之事豈有内外大小之異耶其

誠固以一矣某今見之於公也景儒公之第三子自幼以孝友聞於人凡公之寸簡尺札盡能收拾裒聚躬自綴緝褾為大軸此其尤完者也景儒謂某曰是不獨自愛以為歲時霜露之思蓋將傳諸後世子孫使之知前人所為一切不簡妄知信蹈之是無忘乃祖之懿範矣因捧之愴恨良久某遂借去展玩累日乃曰昔袁彖懷其父集未始一日離於身孔休源每見其親所寫書輒哀慟流涕景儒高行斯人之徒歟其有開晝扇而追悼

持遺劒而祭奠者固未若景儒之所藏真蹟粲然終身常在乎其目矣於其將還謹題於後

魯肅簡公尺牘題後

余過城固問魯肅簡公向時為縣之遺蹟有言演覺寺愛山亭之牓公親筆也因往觀焉徘徊其下凛然若在其左右歎息良久顧慕不忍去寺僧可吟復出公書凡六紙煙昏雨浥幾至腐爛乃公去縣後與甘泉經邑真琛二上人之手書天禧初仁宗為皇太子公自秘書丞

以右正言名改戶部員外郎爲諭德仁宗既即位公遂
參預大政公生平以剛重潔直聞天下故被遴爲調護
之職當時士論無不相慶以爲用人葢無可踰於公
者今觀其字畫與其所以爲書究其留意於舊故周旋
委折諄諄訪問無一事不至者噫誠忠厚愨實之正人
端士也世何有哉今夫人少相與從遊平居勢相若則
嘗欲合兩心以爲一交内于腹中一日趨所利僅争頃
步之差則闊視遠走亟往先就之既得乃反面不復相

誰何狠鷙恣肆軒然自以我正當如此甚者交相詆毀或盡力排迮置死地甞試呂視公彼何等人耶雖然彼二上人者能以道行取重於公信亦非袞袞浮屠氏之徒耳因囑可吟令完綴緘鐍之勿妄呂示人會進士李宏隨計入京可吟委之裝背褾軸俾稱其事宏歸攜以過余且求余跋其後庶傳之永久無疑熙寧九年丙辰七月癸酉洋州守居瀼泉亭記

八師經題後

佛書載地獄事謂與人間造罪業而死入此者大小相較各以苦惱報無毫髮差謬者具言所以為報之狀種種怪異初若不可信然往往呈露以警動世俗是果然矣吾友直閣呂縉叔敘八師經述陳氏子事蹟甚詳悉乃言具自見聞也如此縉叔性堅正其語且不妄予遂得此本持歸蜀願鏤板以傳布庶當世有乖鬲暴戾務為不逞者雖曰己幸免國刑逃天禍完皮革以就死亦使其知幽隂之中法令悽楚慘虐不可得而苟脫矣以

恐懼故或能易心改行以自懺首乃此經令人歸依之明效大驗也楞嚴道人繼舒師善化人者人大信之可主此事付此經

白猿猊圖贊并序

白猿猊圖蓬山太守安子野之見寄也子野言世傳此本甚古識者謂陸探微之筆郡有畫工善摸搨令試使為此謾持去敢求評之余愛其凡用意處非尋常畫人之所能及此

雖不逮前人而典刑在矣乃作贊以示子野

至陽之精動而為物豪健趫猛力不可屈伊

惟狻猊質狀佗佗西海之中洲名聚窟厥生

其間萬里中國請試言之大畧詞曰

肩尻抗衡鬛尾蓬勃口哆舌掉耳衝目突竄海鈹蚑捎

空碎鶻虎豹飲髓犀象嚥骨脾胃齧攝不敢前捽忽時

驚奔天出地沒有皓然者來何歲月陸生探微寫以奇

筆筋緊肉怒常憂竊發後人傳摹粗得髣髴有客好事

遠以書達掛之中堂氣象嵒㟁每至昏夜鬼神寋窣瞥然觀之寒聳毛髪世有此類其勇莫越為之賛云大愧孱訥

覺濟大師真賛并序

成都府大慈寺有高行僧曰覺濟大師繼舒者以某年某月某日殁于其室其學人文照其弟子居逸等議葬之於彭州九隴縣選勝地而塔焉既又繪其像於塔中而恭事之請于常所與

往來者文同為真賛同為賛之其詞曰

有上品人學大雄氏了一切法到三摩地自領秘嚼震音西南化同毗耶現比優曇倡導演教危歷四紀計所悟入屈忘其指在在處處瞻承光聲歸如羣流望海以傾貴主欽依重侯諦仰寵服思名取昇天上乃數須盡示滅浮提孰窮其端住東阮西丹景山前大乘寺側藏固遺燼表崇髙級是咨妙繪圖寫清真儀形則然不知者神

恠石銘

聶侯友仲立漢學制度宏侈為二蜀之冠當時不知何所得巨石置講堂之後質狀怪偉勢若飛動昔孟氏僭竊苑囿所蓄者皆寧武軍節度使顧璘所進昶既面縛是物亦落散民間余在成都往往見於好事者園館凡自璘所來者一一皆具欵勒此非耳而其完厚瓌詭上下可愛雖到茂灌牛奇章號為好事諒亦未嘗見

此者也治平丙午秋余視羣進士試於此旦暮環繞其下歎惜之不足乃為之銘其辭曰

廣漢學宮後有奇石磥砢一抱嶔崟九尺怒屓贔首狂龍轉脊拏空將飜壓地欲圻神乳溜腹老苔漬額堅包勁脊潤吐活脉誇殺羽人詠窮墨客敢告存護千古惟碧

盧杞傳題後

盧杞少時已險譎無正行藉父奕清名人不識其醜為

虢州刺史虢有官豬三千杞因奏言豬患民甚德宗為徙沙苑杞復言彼亦陛下百姓莫如食之便德宗喜曰杞守此而憂它宰相材也乃賜豬貧民立名杞為御史中丞遷大夫遂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異乎哉杞也士大夫立朝能自以其才結上知而都貴位者於古幾耶蓋常有所因於人然後可以脫塵泥而薄雲霄矣彼因之者或未有以能厭於中雖非己所願求而它自欲以己為其重行之至此尚宜逡巡顧慮擇去就以避天下之

大論一失之已為當時所謂君子賢人者姗笑不存錄所服塗地矣自昔帝王命相以夢以卜以自識其器業以得之於左右正人端士以深知其久負於海内之望者既審矣乃置之巖廊之上朝夕與之講議所以安養元元之治動神幾宣靈謀崇固萬世大業而共饗無疆之休烈乃當然爾今杞皆不然獨以豬為謀而遂至於宰制天下士民之命毁國章貽主禍顛替壞爛顛覆狼藉如此豈上天以時將溷亂擾攘不可支持而生杞與

國俾造此紛紛者耶無乃先以其兆示人謂杞體雖人而行禽獸故使由畜産以進者耶何其本末輕賤陋惡若此之甚也天意若曰杞狠躁穢巇類豬故以豬發其身噫杞可賤矣然天之所以命人而作監於其後者亦已恠矣

李允尚書謚議

尚書恬簡和裕廉明敏給幼而警悟有成人之志壯且訣洽中求士之選兩贊府事再涖邑政居為僚友之嚮

服去得吏民之懷仰常致顯績用傳清議遒才美者公
常在焉慶歷中魚周詢為御史中丞好善樂義賞拔賢
俊乃獨表公求以自副公居臺侃侃甚著風力事畧細
故言存大體上常納具中旨人不知其外迹會廣言路
尋當諫職遇有所發强且不避屢詆重戚謂辱於要位
深排貴寺盡奪具寵勢當時衆論于今在耳既膺延閣
之命頻委名藩之寄佩越印守杭符建廣牙握孟節旋
旟自鄧典憲在洛泊然知止還政就第具有斷積訟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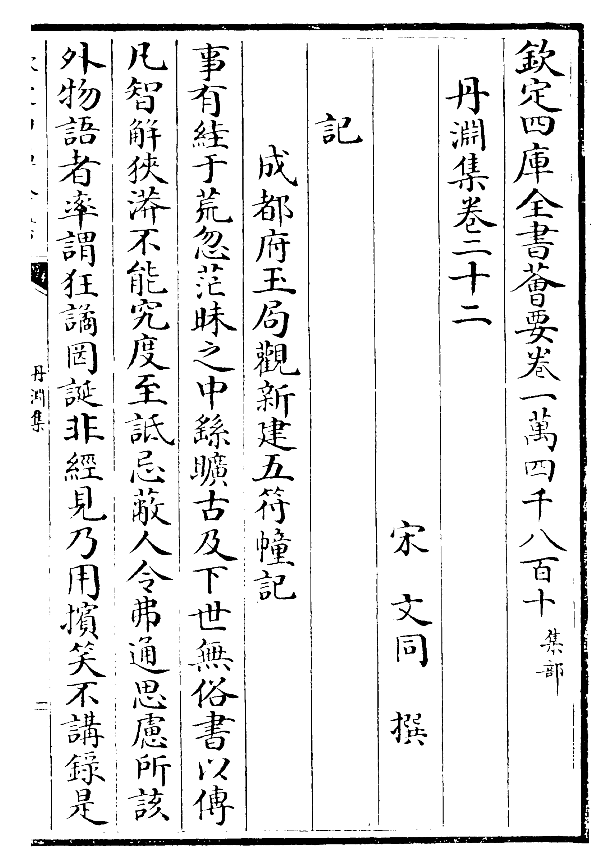
暴役活究命辨黨獄公之在官常所從事行已至是與人何愧以壽而沒世亦鮮儷易名之典禮具於國謹按謚法曰履正志和曰莊公之居職乃心夙夜義不勢屈名非訐取考合懿行宜與此對請謚公曰莊謹議

素靈宮醮詞

某年月日具官某令差某官賫香菓醪饌攝行清醮于大聖金闕真元帝君某伏奉十月二十一日赦書致祭者皇帝因星文謫見肆赦天下葢慮方宇之內物有不

得其所而寃憤上激以成兹變者夙夕警懼無或處寧以至避正殿撤常膳而深自損抑寅畏天戒欽修聖德如此之至也復命守臣於其境内神靈之所宅皆俾虔恪供事以道上如此孜孜之意庶期消伏災沴以名休應帝君昔嘗顯章威靈偃禦元惡棲真秘奥光景如在某謹如皇帝詔旨上薦圭潔伏望下從人欲垂享精慇攘妖萃祉保衛方國某無任虔叩激切屏營之至頓首頓首謹詞

丹淵集卷二十一



丹淵集卷二十二

宋 文同 撰

記

成都府玉局觀新建五符幢記

事有絓于荒忽茫昧之中緜曠古及下世無俗書以傳凡智解狹滯不能究度至詆忌蔽人令弗通思慮所該外物語者率謂狂譎罔誕非經見乃用擯笑不講録是

皆蒙塞自淺豈寥然壹盡大方之理者歟具有導神幾
宣靈謀混淪焉行于無形以鎮養乎元元使怪厲不作
消祓摧殄不得橫悍以肆其姦是術也凡王侯保土社
芘羣品當知嚮服而尊高之渠可嫚忽耶其所謂葢太
上洞真靈寶五老赤書云按元始至真肇探于太樸之
先凝神火庭尋詳曲折煥譯妙勢為天輿寶告瑞發應
秀映靈都神杖封固長依跬息大道君玉帝諸真懇請
恭受反復難遴傾倒切至始賜矜諭敕詣紫微居齋九

旬後肯付畀然猶戒禁勿得布下是天所貴重若此不
記從何刼運漏墜人世有聖研極鐫胎剖䰟識其倪緒
取安諸隅廣寓泰寧傳云東京完水夀時正一道陵患
魑魅恣雜鬬人鬼使異行植幢峪山揞刻嚴毒自是判
然幽明不殺至黄唐文缺重瑑置貽慶道祠歲久巋然
頽剝爛幾泐無所考宋五世天子英文明睿陛用賢畯
命侍臣趙公抃鎮蜀公致治未朞民物宜順暘潤孔時
川隰生棶蠶饒穀登體腹温飫啚訛勃疫淪伏不起寇

兵弭消寧無纖誶頌公平循聲辭邕邕公固以為未然
復訪悠遠安保方域俾無虞戾之深計顯効休功件已
設施事可託神亦圖崇修原掾陳汝玉學廣知博古公
具前躬摹秘符解瓠論辯公得且喜告下趣輯廼相王
局衍基潔為靈場築垣繕宮就完種勝初伐石西山峭
地深窅材洪執鉅輓致殊力工徒愁嗟求策迷所一昔
暴洚涌發漂硍下倜出道平夷遂可筏行既至正晝僑
雲叢最飛潝然下覆天光明麗景氣晏悅晻藹高真颮若

來況都人觀絖驚歎喜蹈回頸望公祝若父母云護我等亭育撫燾心精神虔祥報貽露明日授匠矩尺龔為佩餘恭肖神畫鏡勒其上科禁周具供所祈納大坤之維永永蒙祐噫大霄妙章上靈秘篆何此羣兆幸焉覲覿常為投依以挹厥休千萬億年公惠無泯一日公戒部吏文同使紀其事同謹再拜撰辭以獻復類而為詩以與蜀人使長言之無窮其辭曰於未物前有氣混茫擴無端崖滉漭汪洋中函神胞孕此感章靈鎧決分飄

青𪑐黄布照太空流精發光乃時玉符護於元皇自然秘文盤葩屈芒支交歧聯蜿紆結張皇執焉嘻練于洞陽瑩煥九霄瑞應蔚彰書簡刻金煇燭焜煌大陽靈洞俛仰是将惟時諸真嘯命以蹐詣皇洛覲祈必顥償命入太空九光華房擴開金扃動決靈囊戒勿下傳上館乃當何刼墜流降奠五方完志末朝幼猶肆狂虎冠道師得焉其詳植石摹形大峄之傍隳怗震驚掃滅伏藏後多歷年復治于唐迄今巍如鏤蹟劣亡治平之君尭

舜禹湯詔用趙公付之蜀疆公來民宜齧暴呴厎太和熏烝百體具康肌燠羸孺腹果衍糧境殄萑蒲獄朽桁楊沸舌頌公壽福熾昌頎公光華衮衣繡裳移蜀之為天下以滂公聞曰噫是志曷荒有及後人乃利也長或告真文本先圓蒼可圖營之福招禍禳流蔭西南被賴無央公喜趨為日不暇遑牙譙西隅王宇是望高宮翼如綵栟繪梁覆幢其間崒然百常先時堪輿與公効祥水塍雲幪異孰爾量蜀人其承永隔害殃公德之深萬

世曷忘杪哉末兮峴碑陜棠

利州綿谷縣羊摸谷仙洞記

熈寧庚戌春余還朝過利州通判寇諲恭甫為余言近年按朝天驛人云去此七八里巖谷中有神仙常出見洞口因往觀之自龍洞閣具舟西下過小峽有山嵬然崛起萬仞翠壁如削中闢大門可五六丈時正晴日光下照有二童子先出次有一人白衣皂巾曳杖垂長髯襟帶隨風翩然往來下視久之左右數青衣從行有物

若雞犬若虎若鹿者先後之又有執扇與織者隱隱若繪畫甚可愛人之長者裁尺餘舉止詳緩如人行二十里許乃不見問其下居民云相傳五代時土人有王姓者種山下盡室斂穫於此因遣婦去求水婦汲還路有病僧創䃂甚滿身腥腐不可近輒前索飲婦惡之且懼未始見弛擔走僧遽就器飲殆半遂去婦不能易之隱其事置水田上具家人無長少一來飲盡之婦以故獨不霑口晚又俾婦致饟既至其所得僧飲餘水者盡飛

入此洞婦既不見但號哭奔走詔譐跳盪如狂人忽聞在洞中呼婦者婦仰應不得去懊恨至死自後蕘童牧叟常慣見不以為異近年每至天色開霽則出出必盡日就中山間花木盛發時出尤屢寇乃取畫圖示予余曰嚮嘗讀封禪記見祥符中利州路轉運使李允元奏綿谷縣羊摸谷內山洞中有神仙見自言嘗往見凡三數人或立或行衣裾皆有異光至日暮方沒蓋此地爾因求其圖之别本以歸壬子秋余移守興元有新府從事賈

君瑄自南滎訪余於陵陽見圖屏上乃言具向官洋川時常與太常博士陸丕考較進士於寧武亦聞之歸日與丕詣洞下同立良久具見果不妄指圖之澗壑巒嶺谿谷磴道曲折出沒一一盡如此俞俟之彦座中遂卷圖去命工摹之且俾余次其事列之圖上余為記此九月二十三日記

彭州胡氏三遇異人記

熙寧六年春余寓天彭成都承天僧敏行無演在焉為

余言北城有胡氏者名釗字倚天國初時號爲高貲修積善行嘗奉事異僧四王羅漢者置寺住之後有詔俾倚天赴闕將授以官倚天不願仕辭之在京師出入起居與西還之期王日日預言於其家已而究驗盡合無少差者初倚天去彭在道中以至都下人往往見道人被破褐狀貌恠偉常在倚天左右忽問他有不能見之者以語倚天倚天但笑而不荅自知王之於此陰護持之爾術士嘗言倚天壽不滿四十倚天過華山謁希夷

陳先生先生甚喜久留其居爲造藥一鼎使携歸餌之後教以度世延年之法倚天旣歸如其訣行且久其身枵然若將翩翩隨風而起云鄉人異之一日有晨叩其闕者遣視之不見其人但以杖十七莖倚門而去倚天收之卒不知其所以致之者自後胡氏之門愈盛逮今累世矣倚天至七十八歲乃卒余因與演詣其家覲其所謂杖與藥者杖非世間所有之木色紺紫堅潤可愛藥大如彈丸赤黃有光隱雜寶其中重若金玉余歎曰

倚天人不能知其所以然者咸行悬察矣所以三異人者常相與逢遇如此警動之倚天雖已去世亦自與斯人游風塵外爾豈俗士哉其孫靖為進士端厚淹粹為鄉里所稱余因謂無演曰靖佳士也於以見胡氏子孫承藉其祖之光靈慶嗣綿綿無有窮極者矣無演曰然是可記也自余來與元靖遣人千里致書且求記其事余為記之

彭州張氏畫記

蜀自唐二帝西幸當時隨駕以畫待詔者皆竒工故成都諸郡寺宇所存諸佛菩薩羅漢等像之處雖天下能號為古蹟多者盡無如此地所有矣後歴二偽至國初其淵源未甚逺故稱繪事之精者猶班班可見近世所習淺陋寂然不聞其人此無它葢茍於所利而不自取重其所為之技爾獨天彭張氏能嗣守道人之學用筆設色氣韻標置未嘗輙自奔放惟一謹於良法不為世俗之心所怵誠可尚也予寓彭累月居甚閒暇日與承

天僧敏行游凡出於張氏之手者觀賞殆徧信手他人之不能相與較其後先矣敏行乃其俗裔也俊慧通博亦善於此聞予嘉歎其父祖之所為磨石請予道所以然熙寧六年中秋日記

成都府楞嚴院畫六祖記

僧惟中字慧雅本隸蓬州開元寺後遊成都不復還其鄉者凡四十年性孤潔不妄與人合精禪律之學善吟詩氣格清謹其徒許之與可朋相上下常呼之曰詩伯

可朋蜀僧之能詩者復通吾儒書學者從質其義日滿座下羸形垢面破衣敗屨見者不知其中之所有能如是者俗年六十示滅於大慈之甘露道塲慶歷五年乙酉五月九日也前時盡傾其槖中得八萬錢誘其所常往來者楞嚴道人繼舒曰我將去矣生平之餘止此爾其為我命竒工繪六祖像於爾院之釋迦殿雖然用此被唾駡我不敢辭矣且欲使來者見是相知是心以是知見故能袚除諸妄而泯相忘心我為是功徳之意也道人諾之

會廣漢劉允文有名於時遂名使圖其事彩飾殊絶鋪置有序叩問傳付容義相屬一花五葉先後交照信法苑之勝緣而畫評之善品者也予舊與惟中討論五經大義甚重之畫此時予亦覯允文下筆後十七年予自秘閣校理乞侍親得相於臨邛郡道人使予記諸石嘉祐六年辛丑五月十五日東園芳洲亭書

靈夢記

興元府唐安寺戒壇院六臂大悲觀世音菩薩者乃通

判軍府事太子中舍盧洪徽之之夫人長安縣君朱氏之所完飾也初夫人自熙寧年庚戌歲狀若娠者凡五年不免夫人日夕恐懼世所謂祈禳禱禬之事與夫但有可以為療救之術者無少時不孜孜於此逮癸丑冬徽之移官至自閩中一夕夫人忽夢遊一大寺經行殿廊下見壞像偃於壁金彩晦剥手足損墮夫人佇立嗟悼者久之有叟皓然来旁謂夫人曰此功德凡歷百千萬人所視其間未嘗有一人肯為修之者夫人對曰

兒不幸累年妊孕在胞善惡殊未辨願欲莊嚴此像庶憑藉威力使早得就蓐免茲憂惱可乎叟曰爾果如是自獲靈報遂覺用言於徽之然但莫知其於何所而能見也十二月余與徽之至寺為懿德皇后忌因過此院見舊塑一軀頽委于曲室余方名主者誚責之徽之遽曰是若洪之室人向所夢之者具道其一一徽之歸語其夫人夫人曰儻似是矣遂來觀之曰果然也乃擇日移置前廡命工如事滌祓垢坌補綴諸缺更日未久物

物嚴備相好圓滿百福端麗邦人競集圍繞讚歎後夜夫人復夢叟持藥一匕付之曰可煮此飲遂如其言裁下嗌良久嘔出大小黑白者無筭溲血如煤凡數外驚瘖流汗漬浹舉體竅然如弛重壓翌日徹之亟詣余以喜告余曰固有之矣嘗聞是大士者昔于無數恒河沙刼時在觀世音如来所聞證妙法獲二殊勝上與十方諸佛同慈力下與一切衆生同悲仰以無作妙力施諸無畏觀其音聲下救諸苦自非誠懇堅固信嚮深切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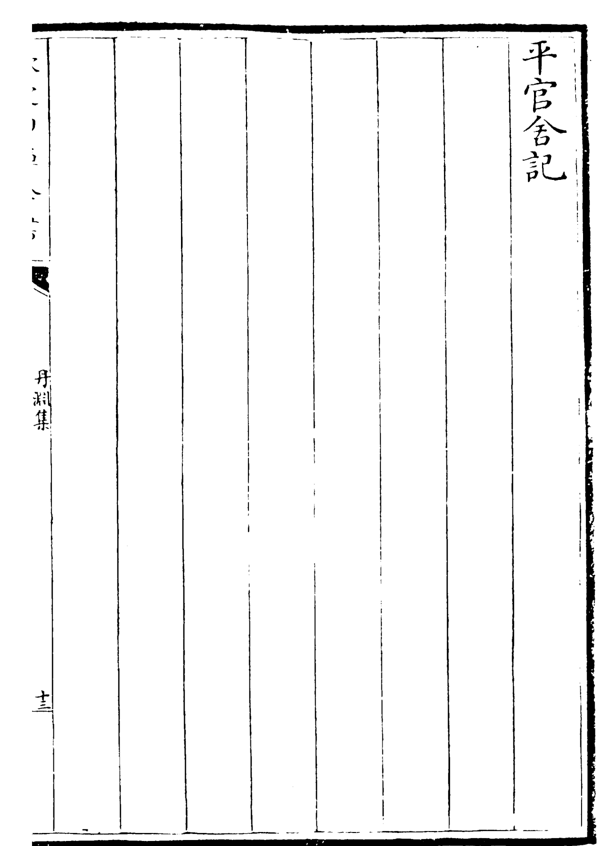
能如此感格妙慧以取勝樂者耶以夫人精意愿篤勤服佛事匪惟今日魔蟲妖惡欲害於己者即時散滅抑亦自此以往當獲福德智慧之吉祥者無疑矣噫彼世之昏頑庸戾心生懈慢者來覩聖像得不起信心而反善道歟自利利他斯莫大之因緣耳徽之俾余次其事刻石置之側熙寧八年歲次乙卯二月十五日丁丑記

捕魚圖記

王摩詰有捕魚圖其本在今劉寧州家寧州善自畫又

世為顯官故多蓄古之名蹟嘗為余言此圖立意取景他人不能到於所藏中此最為絶出余每念其品題之高但未得一見以厭所聞長安崔伯憑得其摹本因借而熟視之大抵以横素作巨軸盡其中皆水下宻雪為深冬氣象水中之物有曰島者二曰岸者一曰洲者又一洲之外餘皆有樹樹之端挺蹇矯或羣或特者十有五船之大小者有六其四比聯之架轆轤者四篠而網者二船之上曰篷棧篙檝缾盂籠杓者十有七人凡二

十而有二婦女一稚子者三轉軸者八持竿者三附火者一背而炊者一側而汲者一倚而若窺者一執而若餉者一釣而僂者一拖而揺者一然而用筆使墨窮精極巧無一事可指以爲不當於是處亦竒工也噫此傳爲者尚若此不知藏于寧州者其詭譎佳妙又何如爾幽有郭煥者善搨寫余亦令爲之郭之平晝有尺寸甚可愛與余爲此尤盡其所學具樹石則出於余之手也劉名繼勲爲左藏庫使知寧州嘉祐丁酉二月十日新



平宮舍記

丹淵集卷二十二

丹淵集卷二十三

宋 文同 撰

記

梓州中江縣樂閑堂記

客有言於余曰天下郡縣之政其守令或謂有難乎其力者氣俗狃狀好犯幾禁之使然乎何獨常指其地而固名之也余曰不然是其謬泥迂曲不達其體而後獲

此之論也夫民之所以資而生者求將以自贍其欲其勢不能無動以役其所任之智既爾則情貌矯譎初若不可知其是非利害之形煥然常自兩立矣孰者或違聖賢所正之道與國家所正之令者哉我凡以其取聽於已者以義而枉直之無濟以私所以理斷矣郡縣有大小其事有煩約之異才者臨之一術也雖民訟雜集吏書擁進其於區處但財勞指頤耳曰難者何耶昧者不能故有人情狡詭不可諭契要深濫不可辨之説是

則天下郡縣常容有不可調一之治者矣豈其然乎中江為梓之三萬戶縣生齒既衆分地既陿其爭鬭之辯侵越之訴嗇已遽作紛午交衍鞭之庭而械之獄者亡虛日矣所決一未厭其頗則號宽唱屈奔走跳盪于勸農使前者絶復續焉士大夫以無可奈何而適為之令者何嘗不望名而起畏茲有年矣河南廖君自福昌移治于此聞之所以為政之大氐也無急擊無緩縱棼以櫛之結以觿之摩撫柔愿規厲陶突善端姦幾覼聽而

盡民自戒告無敢欺瀆曽未逾歲已底無事噫才者也君亦自顧如此宜順是以就燕佚之髙乃營聽事之西為堂四百椽萃蓄經史以朝夕訓育子弟為園五十步蒔植蘤木以時節笑㑹賔友深虛曠潔雅若世外他日寫書畫圖抵余使名而記之余因為文道具所以為是之意復以具堂命之曰樂閑以君之政治之閑而於此為樂也君學精而才長貌温而氣嚴襟矩風尚淹重宏遠如使具立行道之地發蓄德之府蹈功烈之途闓名

聲之塲可量也哉簿書之期會土木之興作于君末故也豈煩余之多言乎治平元年五月日記

梓州中江縣新堤記

縣為江所環因名之其源蓋出於綿之龍安鹿爬山初若二帶其深財漸車至神泉始與諸谷瀵水會為一西至于羅江南至于陽平滙東南復呑旁流廼浩漾為洪波浮于縣之西郊歴坤隅勢下頗壯猛南注折而東斗且闘遂㢑擊左岸土毛善崩歲歲内蝕若剞以刀若掃

以帚邑人惴恐弗安厥居治平二年春河内廖君子孟為之令將解去尚訪遺敝及此即行視歎曰是將禍于後者失吾不為地陂而民魚有日矣於是料材課工趣之成期補完墊漏填築堅垍以循沿而推軋之其夏大雨澤潦屢集至此力不勝廼逶迤漢安王諱行復走故道積填累塗隱為金堤望之岌然直偃横斷初民來觀萬首如蟻朋行旅聚讙譟踊躍詠誦令德老稚一口且曰秦之氷唐之兼瓊嘗以水利遺蜀民民至于今神祀之今

吾廖君殄水害於吾邑吾邑之人又將何以報之哉謹當戒告子孫即其地以祠世世不敢忘也君聞之笑曰過矣此非所以盡吾之所為者曷足以云爾之德耶貢士賈汝奇等二百人遝然進而言曰夫古之賢者凡是建立豈與夫衆具利者必固徼其所以見思者耶葢仁恵浹人其久愈深雖欲已之自不能矣竊謂君之懿迹與古何愧當附之金石以信于萬年君又笑曰過矣愚何敢當此願毋言謹以謝諸君汝奇等退以圖以書詣

余求文具言具如此余受之曰是可紀也廼為論次其所以云隄凡大小五具長共百三十七丈高一丈廣倍其髙用人三萬計日四十五隄既成無有一人議之曰不可者噫如君者者賢令矣

梓州永泰縣重建北橋記

上即位之明年永泰縣重建北橋既成其令郭君經與其佐史君潤辭有請於邑人文同曰經潤辭不佞竊廩食於此伏自念終無以施短才立異効鄉者議與斯民

興是役以利其往來比前人憚勞畏譏而不克為之者
工今休矣問諸左右約諸所以調用民實不艱其供
而咸謂其且當然者經澗辭輒不愧宜具文紀其上敢
以累執事庶因之以傳乎亡窮經澗辭幸矣同曰唯唯
二君之治端幹明以潔便人謹己聞之長老舊無有也
均繇賦平訴訟他人蓋亦有能之者夫何足書是舉也
同嘗觀二君之為乃有志於行愛惠之深者勞躬瘁心
旦夕敺厲暴外風露曾不以懈勤王事恤民隱古之賢

吏凡不過此是可書爾二君雖不見屬同亦將件次休績揭諸華表之末以示于後人况二君所以來之意誠且愿耶謹不避讓為之詞云維縣為梓之所領西上府治葢百有三十里叢岡沓嶺圍聚邑屋疆畛蹙陿號最險下然賓旅還過此焉要隙大氐閬中清化始寧符陽諸郡所仰二川產殖繒錦枲紵蒳刺繡鏤刻髹漆之物與所市易牛羸羊彘絲繭椒蜜之貨日夜旁午絡繹它負羸揭抗蹄裂局如水上下故北出之道趾踵相織

近郭有澗自東迤西橫匯曲決峭絕傾斷自昔經制有橋甚偉以利其涉逾五十祀至和甲午夏潦洚溢遠谿逆讓噎滀不寫鐫陊隑岸級礎崩納角楹翹虛犀版散墮日欹月陷以至大壓庸吏數易一不省問人擠溝馬還濘閡則有矣維汾陽君為令之二年慈惠宣浹民實信賴諸敝已救回力圖此因倡于衆曰是橋廢圯爾所痌悼予具爾復謂予何者萬口一和令謀我協不煩令指頟進諸辦材糧交委日謁就事於是集斤鋸畚錐鍤

治木伐石均功授巧維武昌軍適調比尉喜相厥役與
令皃藻昏旭臨視犒饟豐美作息時節咸樂具用無少
倦𢿱始癸卯仲冬之丁未末訖甲辰孟春之壬子憮棧
朽罣一已絶手觀其横虚亘遠蜈蟜虹截鉅載鈎擢攢
扶瑣綰覺直如削堅罩如鑄㕓廉褥綴阿榮跂竦湍瀨
搪激無以汹具固風日掀暴無以液其壯百數十年之
利過莫知爾既而行者止居者起田野甿隷閭閻賈儈
提引稺幼扶翼耆耋聯行散走環擁登降睨高窺深歎

息欣喜如是累日始肯罷靜爰有杖者倚柱而歌曰昔政之鄙寖以毀兮今治之賢俗以全兮興事以時罔裔洛兮取用有度胡惡怒兮無貲之仁濟斯民兮不朽之利安此地兮同既爲貳君委以論議以詳言之矣復取杖者之歌系于後刻石道下以永行人之思治平元年二月一日記

東橋記

縣既宫於羣山其修隴楙麓逶迤曼衍分勢而往爭會

于左鯨偃鼇臥尾吻相屬谿溝澗谷蟠綰破斷蓋荒源野溜瀵湧淙激夏洚秋潦相倚為暴故東郊之地少夷陸矣距市門百舉趾衢道橫裂岸土脆隳舊架短彴庳劣湫下崴累民一再易登揺蹋漏過者數慨如是不知凡幾百年人無謀之北橋成之明日具令經尉淵辭又相與議曰此既爾舍彼謂何譬之像飾冠笄而不顧其袂之壞巇豈威容哉材糗羨贏幸可并就遂移工為之廣陿四楹咄嗟以具無慮治木百章礱石百碩覆瓦五

千枚剖竹三百个役匠四百指費日三千刻無横歛無虐使而告罷矣噫二君者孰為其端然負此千室之邑耶發已之仁興民之利實亦盡其所職矣同復從而文之以道建置之始曰經者字義府姓郭氏郫人曰潤辭者字堅叔姓史氏眉人曰同者字與可姓文氏縣人

成都府運判廳讌思堂記

天下之事物常相與宜稱則文理順而制度得或鉅細輕重一有未合率病之以為不當然遂起衆論矣區宇

之大吾宋盡有之四指之極幅員萬里旁裁直製界為諸道其置使以轉運為名者常慎選汪往服其職底財賦察僚吏宣布威惠顓假之柄其所與蓋已重矣惟劒南西川原壄演沃旼庶豐夥金繒紵絮天灑地發裝餽日報舟浮輦走以給中府以贍諸塞號居大農所調之半縣官倚之固以為寶藪珍藏云其所謂佐者既非擬擬循系歳月者之所能得其所止亦當崇大閎顯與主者儀形無歆鈌始云其可矣今其所謂佐者之居舊常

一切置之尋廢既復亦踐襲往制回曲庳狹不足以視
清曠講燕休餘基蓊然蔽沒蓬藋蠨所涖者未遑營之
職方員外郎霍侯以經行明修所赴宜賴將漕之貳實
以才擢既至攷究内外静煩省劇隱謬革悛潛利宣章
列城信畏俯伏觀望不煩告諭自底恬肅惟是居處猒
不如事思有以增易之使夫文理制度一與事物相表
褭矣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昔總外計具已詳此今復杖
節臨鎮于是聞侯之議志與侯協乃規斥具地墻為一

圍集材於羨命工於隙合諸意慮授以程品築隆址植
巨厦曽不累月匠以成告危譙支空廣廇延䨶衡欄擁
衛牕户通潔若翔而尚矯將蟠而復振奇巒秀巘發遠
思于其上鮮藹珍木悦真賞于其下寛袤可以觴賓侶
靖衮可以籌金穀壯哉雄乎誠大邦之崇構而外臺之
偉觀也既落之侯謂廣漢郡尉文同曰是乃昔之所可
指處今已化為佳境爾無石以載疑事之闕將以屬子
子具謂何同曰諾退自念昔韓退之為王南昌紀滕王

閣柳子厚楊長沙敘戴氏常皆部吏也同令奉侯命而記此職正宜矣具敢以不敏辭乃次其畧刻置宇下以夸示永久然慙不文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記

綿州通判廳伐木堂記

巴西郡處二蜀之會人饒地腴賦貨繁茂宫於是者力勤于他應兩道使傳之出入領八邑民居之利病二千石既主辦于上事以熟至則為之商輕重决可否為其丞者最繫一府之煩畧谿體均埶平上下易交有從事

可以持未便比勝較語以相辨白研理之極得平而後去有掾屬可以覆訴競議法律恬妥詳綬鋪述枉正不用惴懾以盡意見丞才如彊明則攬衆說之是以與厥長相名而行故無有不可外人之善議官政者或齟齬踸踔高簡自用不以誠盡下則庶務放紛所趨背盭以至民輸寃吏肆姦汩減罷綴廢亂條紀是則聽斷裁撥猶且未給又豈暇更營館舍悅書史以偃取佐郡之樂者哉故子駿來是州而得以為伐木堂也聽事之東舊

有羡宇庳陋偪仄欝而不舒子駿至未幾而宿積久敝
切理以觧紛亂梳結内外次序居餘間廼撤匱篋出簡
冊以治素學顧此地謀高新之會羣材溢山流積岸下
移運掄擇以足具用增引欹裂改貿陳蠹凡成屋大小
共若干楹軒牕虚明几案新潔視公事已此焉旦暮子
駿治易有聞當世不以其能自為夸高尚取詩人以道
德相切正之義榜名其楣朋友故舊有來過者必引納
於是講究不倦廼知子駿非但如衆人者築觀宇設亭

榭以修已之燕逸盖將於此窮爻考辭磨瀝心髓以會三聖人之意爾堂成明年俾同為之記予駿姓鮮于氏名侁閬中人著易斷

彭州永昌縣治已堂記

常人患負已之所有而不能自增廣之猶田焉雖美沃腴墳殖蒔蓄猥然弗時芟薅亦已見其報之滅裂如也具有糾鈆故髙懼忽墊墮務以不足恥其躬營營焉日求所以勝于心滓愈堅而礪愈銛者非賢者誰其能之

狄道李子忠性明徹而才果利厥聲鏗然儋于縉紳崇卿巨侯交啓薦辟今尚令于永昌也其處之譬倕之視栝圈而丁之睨犺苑豈假施其功而肆其力歟既至未幾乃構堂于其所居之西北隅闢二室敞一軒曰蒙曰晦曰默總而名之曰治己修筠珍幹羅立環擁寒溜衮衮渠行㳂濇茂樾清響旦夕滿坐子忠公事既休即來其間其所以題之曰治己者有旨夫揚雄曰治己以仲尼曾參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忠其尚以我之所

得者爲未厭將酣飲而飽飫乎既蒙且晦而又黙於此期深探而極取之乎噫内以忠而盡乎心外以恕而接乎物如是豈獨行於世而無所悔也愚將見其騰于天而没于淵横溢于四海之外孰有一議而缺於已者耶子忠之賢七十子之徒也見屬記之𢹂爲道此熙寧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記

武信杜氏南園記

慶歷中武信始奉詔立學郡人杜氏方將教其子航乃

合其州邑士人之議聞府具書名予領其事予既至暇日多游息于杜氏城南園亭當是時具處所始經度編列排置未若完具然已見其氣象雄侈縱横高卑次第甚設私自念在蜀土田險陿民屋繁會得平地若頃許愛惜摩撫分溝裂畦種種蒔植于其間冀四時爭利出沒相屬號爲中人生涯者百二三爾是能捐倚城腴田萬金爲游觀燕佚之所將誰肯然耶杜氏嘗亦指而謂予曰有一子其材性以嗜學家亦幸歲入有羡可卒就

其業後時欲於此飾賔館於此敞書室於此開讌堂於此闢射圃使四方名人聞士或至即舍此相與朝夕講肄評議將贍給之無厭或異日渠能挾藝業取科級歸以會郡官鄉人嘉辰令節于是為一日之娛以榮其私此區區也予心尚之後予從官闗中相去逮十年其子果登嘉祐二年進士客凡有至自武信者語次杜氏園亭必曰夥是甲蜀矣岑蔚幽邃明露宣豁有取必得心適意會實佳境也復見府中羣公燕集之詠大誇花木

之麗池觀之美予既恨不能再至周覽勝絶且曰夫世人欲治一物計一事求所以卒償其志頗者未始不齟齬而難合也多矣大抵患力有所不足而不克成或至有可成而患不能久見以如其所素望若杜氏之為此也可謂兼得之矣始也教其子以儒術吏事求應有司之合法令已見其一上入等而再官有名矣始也披剬剃莽薙朽削薉以裁築基級令已見其巍軒夏宇華敞而明煥矣始也折本而種擇枝而附令已見華曄曄而

實纍纍矣始也瘞萌於町扶孽於徑今已見蕭然為長林而竦然為高株矣杜氏復未老輕速强健家事一切委具季不問日為具子營飭所以延候賔友之事於此始也雖役智慮而勞指畫今已見其外足自慰而中無所歉矣予故曰杜氏之為此也可謂兼得之矣會其子用薦者得令綿之龍安躬來求記為道其所以然

衆會鎮南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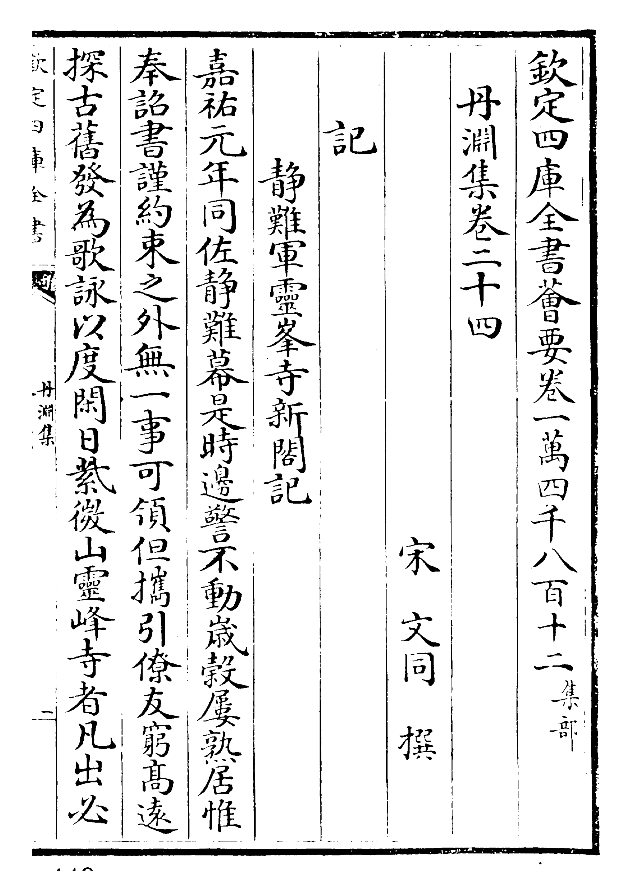
士志於學而底其道之深也凡所錯事於理莫不順而

於物未嘗有以不相合葢正性以復渾融粹熟經營指
顧一繇於仁義耳中山鮮于端夫淹茂而好善正重而
有謀方朝廷初有枹罕之地端夫首以才選貳具治敵
嘗薄城欲肆其醜者甚力端夫先身麾士衆乘陴分制
禦具隨延之虜度不可角遁去已而正總守事勢益專
諸羌畏攝不敢動創心羣疑釋然而安兇零不舉渠荅
不設致諸其隣仰首取法是功業者最焯焯矣大既處
之若無事惟其小者顧咄嗟而有所不宜耶坐累家居

杅杅然不自廢猶視其所以當為者為之衆會鎮端夫別集在焉南出有道素號湫底甌窪不夷病諸往來歲久矣無能慮者時或積雨綿日赤埴散潰傾膠覆鬻骭沒股陷噎咼不吐釀為汙塗端夫昔已深惻治且未暇殆今視之猶爾議將橋焉其季師皐聞而説之願亦輸其家貲以佐厥役架材通溝琢石補道長袤高廣完好堅直回流變壤坦若無礙閭里耄倪過者歌德端夫以書聞余求紀歲月余愛端夫好學而信道以資其長才

自從官四方有惠利於久者莫不先之天子亦知其可用屢被旌典委以疆場之任洮西大効世實知之矣竊嘗揆其美志其所以方猒然者必將犂結囉之田奴耶律之種乃事始止耳豈茲瑣瑣可盡端夫之所爲哉故書此示其里人俾勿壞斬後世有以原其所先

丹淵集卷二十三



丹淵集卷二十四

宋 文同 撰

記

静難軍靈峯寺新閣記

嘉祐元年同佐静難幕是時邊警不動歲穀屢熟居惟奉詔書謹約束之外無一事可領但攜引僚友窮高遠探古舊發為歌詠以度閑日紫徼山靈峰寺者凡出必

造焉寺居城中據山之險有閣北嚮下臨闤闠官居民宇池園觀榭闠市喧合坊陌斜委平坐俯矚無不盡在外之高原大野環擁趨集周之城隍漢之壁壘唐之丘壠淒涼毀落咸會目下當時猶恨其主者用智未深不能飛楹走榈直跨嶄絶若是則左九峻右崆峒不起席上皆得髣髴每一來此雖曛黑尚不忍去自被名供職秘館或佳辰令節未嘗不懷念向時相從於是之樂五年冬奉使歸蜀以故復至此郡授館之後接賔客奉燕

飲日日不暇已復遽去卒不能一到此寺但往來馬上據鞍仰首憶前事感故迹而已時太守都官郎中解公指之而謂同曰是昔君侯之所常遊者惜其未甚顯快不稱其地今將授以規制而改新之君侯宜以文紀其上他人不知詳矣同曰是素所喜命安敢辭六年四月公以書來謂同閣已成磨石久矣將受代須得記乃幸同把書東望注想良久心與境絕莫得名狀竊謂公之清修雅潔凡有建置蓋出俗外為是閣也必能瓌宏偉

壯卓立特出蹲蟠髙虛埶力走動東泉之幽曠南園之邃密西莊之治麗北湖之清勝宜然四面低色飲氣伏不肖於其下矣同繫官在遠不能陪賔從之末與公燕賞使遠近景物從來所得者無由採摭以就鄙詞之壯觀聊執筆以應前日之命儻後以幸見尚遺畧者期爲公以他文補之五月初一日記

邛州鳳凰山新禪院記

臨邛郡西北皆大山所叢衍迤旁薄深蟠遠走直注大

渡限迥巒詒嶺如雲煙涌如波濤晴光陰嵐明昧一屬其間孤峯峷然傑立豪崻首領臨借此伽藍遂入民籍乃以狀聞于大帥端明殿學士宋公祁頗以本部白鶴山中豁禪師淳用主之公隆法嚮善樂受乃請盡舉其地以畀之師師梵行高特有聲南土持大法眼回矚鄉社迅機敏語導接無倦拂衆去部領會者衆受山之日遠近白黑咸此赴助景氣明霽嵓谷軒豁若有神物踴躍衛護螺鼓之會遂不虗日禪悅法樂皆自滿慰方便

之化城解脫之道場於是乎在師以余昔從事此郡嘗歷覽勝境今復倅州事具曉本末謂記此者莫余之詳署狀丐辭所懇精至因語之曰道以人存地由法盛增福持慧圖為永傳師固已知之矣余何暇喙喙哉具或敘山之靈勝述累世傳山之人紀師為第一代住持此畧備矣嘉祐六年五月十五日記

茂州汶川縣勝因院記

繇玉壘南下過笮迤西循皂江左折越太平渡行深入

曲無慮六十里至茂之汶川有地曰柘平羣山却立大陸初露畦麻畽稻杳遠空澗披壖帶麓壤土鮮潤景物瓌麗人物純篤就其佳處有院曰羅漢昔有頭陀德欽戒操甚嚴崴朧居久其徒委散是身獨在常懼其所將底墮落顧擇高行屬以香火得永康軍大中祥符寺僧義海者付之至惟簡師凡五世也惟簡性顓潔所趣端愼守僧律作佛事癯形晦面不避風雨遠近四衆咸宗仰之旣至此地乃圖崇飾伐木鐫崖大輯材礎構廣厦

設尊像儲秘典納浄侶凡所欲有一一完具殆逾一紀功力方絶以名上列乃錫金號庭堂虛敞檐宇飃動丹明碧照繢繡嵒谷誠歸嚮之福地而莊嚴之道場也惟簡余之邑人遠來求紀其事間嘗謂余曰青城諸峯惟大岷最為髙厚然丈人上清之望者乃世俗之所能見爾如吾所居正向其面脉絡表裏披斂出没澗壑鈎蔓巒嶺屈折髙林巨樾巍崗嶮頂晨霞夕靄染漬輝耀湍瀑淙激禽蟲啼響一日萬狀無有窮極凫眼傾耳不知

厭倦此方外清絶之境世間奇偉之觀而惟簡輙擄有之山林之人所獲多矣安得君之車馬一至其地以章吾言之不誣也余聽其言袞袞令人喜聞囘視此身處泥穽何時濯洗以從師傲兀於其間哉因命筆綴次其事使歸琢諸嵓石遂以為記云熈寧二年十月十五日記

成都府學射山新修祠宇記

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治平二年夏四月被名守蜀明年

春三月上巳來遊學射山王民樂也故事有張栢子者嘗居此學道以是日得帝詔駕赤文於菟翳雲衢班天闕以去後凡其時兩蜀之人如以戒令約不赴而有所誅責者奔走會其上詣通真觀禱其神從道士受秘籙以歸一年禍福率指此日惰與恭之所招致也自昔語如此人益起信逮今遠近以期而致者愈無鈌數成都燕集用一春為常三日不修已云遠甚然各有定處惟此山之會最極盛太守與其屬候城以出鐘鼓旗旆綿

三十里無少缺都人士女被珠貝服繒錦藻繢嵩𪋤映照原野浩如翻江瞱如凝霞上下立列窮極繁麗徜徉徙倚直暮而入公既至喜遊人之遝然復愛具地距城不一舍而孤嶺横出夷陸景氣殊曠絶但謂宫室獨與物不比稱明日召知縣事李君弼賢語之曰此隸治下載譜籍寔號勝處而模矩制量諸不如所説奈何議者其咎將付之于守宰𣊬予與君具欲對人不愧中在謀其完矣遂授之宜所以當然者君曰公所命弼賢能爲

之乃調匠度材悉以良法不煩公不傷私未逾時而已云事畢矣為三清殿為張先生祠堂為道宫齋館為燕宇便室與凡所以可為之屋者一一無不有亡慮三十楹開咍延連輝顯華耶兀于雲際動于林表誠棲真之秘夏而合宴之佳觀也自是日有來者嗟頌顧矚聚吻而談曰此地不知化為榛墟者凡幾年一旦為賢者所經處芟舊而揭新之詎偶然耶豈神靈所居不可廢待其人而後俾興之耶不然何歷歲滋久而無一有所問

者耶蓋屬之於我公也盍延其傳以附地志公因使同文之為紀其猶四年正月初五日記

衢州龍丘縣重修徐偃王廟記

惟天之性人以仁其端本完重植深而培固凡所以設于事為顛沛反復非以衆被利則未嘗以妄施或罹遇不幸至委國動民猶不俾一命自我以死而獨以身負之者既沒其精魂更億萬年亦不泯然與膚骸漫潰隨土壤化去必將憑依其地吐發靈氣闔陰陽主水旱導

宣天心以蒙福于一方有人焉偃王是已衢州龍丘縣
有王廟退之嘗爲之碑言王事至悉此不復書自唐元
和時其裔孫放爲州刺史即其居侈大之今數百祀不
知凡幾易至此近歲凶沴忽作他走蔑效遠近赴嚮必
以王得鮐背稚齒拜列庭下祝語未既祥報已集田吒
野婦嵗飫穏食不信殣殍泰然自處蓋嘗語王以爲一
天云而棟宇墻級久廢不治騫摧陊爛貌衛蒙没失於
靖寨與事不對進士毛維周等視此懼悼咸謂非稱循

不脩飾民恭以惰誠薄禮猾積嫚王饗乃相與具材遝工改化舊制天落地湧內外輝潔民之心由是益虔而王之威神愈為崇嚴矣維周因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遠來㞗文刻石示後同不能免因為紀其大畧又繫以辭使祀者歌之以答王之休烈其辭曰

穆既不道兮王為民而遠驅國覆身殞兮其靈徘徊而游於吾衢王之去此兮歲凡會其幾元名與日新兮恍然若王之常存惟皇之生元元兮獨厚王其以仁死不

俾磨兮顙以福尸于斯民皇命王之甚厚兮王亦報以其職水以之賜兮旱以之澤民被札毒兮王心以惻哉害攘却兮休嘉翕習牲醳兮醇醲肴蔌兮潔豐歆羣誠兮端莊外與物稱兮進于王堂奉祀以時兮王德敢忘王其安此兮天地與長

嘉州平羌縣新修夫子廟記

項川道士李有慶過卬訪余謂余曰漢嘉屬邑曰平羌者其令尉相與增修夫子廟成欲君侯之文以紀歲月

且未敢使有慶僕君僕可否應之曰予何者敢當此雖然二君與余無一日之舊不以屬他人而獨見諉於余意特厚或辭焉缺其望矣但未能知其所以廢起之由為此復何讓道士曰聞之其先有屋數椽惟春秋二丁其令始一過其闃為行釋奠禮者既出乃闔戶不復顧風揭雨灌𤓰鼠鑴漬液爛頹壓墟落如也嘉祐元年令始平馮君玠創殿一區塑夫子像圖十哲於壁後晏君升卿用安静掾薦者治此景君思誼以才僕子試吏為

之佐二君幹敏而文智參謀同梟地繩基復圖補完縣之秀民呂甄等趨善向教就集厥事顧進材用交章委茵起五年季冬之甲子訖六年仲春之癸亥不費公不暴私凡若干楹内外悉具虛敞深靖崇庳有制壟𥝠連連巍譙騫騫藏俎豆儲典籍名良師延美士於是邑人之佳子弟抱書楚楚來立門下願隸業於其間者二君咸與之進勸教不倦其大抵如此余曰是能爾耶賢哉其為也今夫仕進者不自計其中之所有而所治才徧

辟則嗟悔怨懟一切放隳不事事或倚上官視聽不相及恣用貪狼推剥其下以厭已之欲是此等天下常不少矣今二君所涖之邑在蜀無與較其小而能先務教本以篤其俗使詩書禮樂之術日薰染其耳目是知為政之大端也簿書期會之末略解事者皆能之豈足為二君美哉道士待余文持去故述其所言然甚略是年五月十日記

邛州永福院新修桂華閣記

唐紐絶五代易壐為旦暮建知祥將蜀辛中原紛潰遂
反側不修職貢輙竊號井底既茍且上下日驚恐延死
命豈復議興黌舍訓厲賢俊雖秀穎布列亦自然模緩
無理致暗翳昏蔀坤文乃落真主出羣偽槩首闕下四
海一治風教宣浹字育涵煦刮濯鐫鏤章聖朝典禮大
具陛下御世世光耀益烈卭為要州地物繁縟俚師陋士
亦備文釆章逢彬蔚實愈他郡天禧初計君用章始繇
鄉書奏賦髙第是後累詔翩翩繼起至嘉祐某年凡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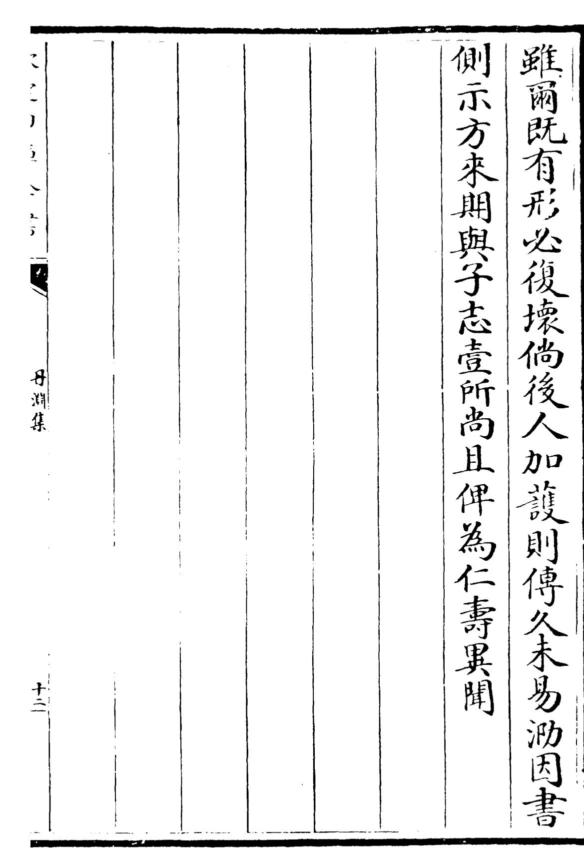
若干人永安浮圖遵古好從吾人遊嚮學樂善因建大閣飾素壁咸冩厥象囧不惟肖榜甲相序簪笏聯映端儼矜肅若集朝會郡人仰止悉自規敕曰子曰弟勉策睎慕上人此舉為勸實博余意迺後來不可禦梓匠增制繢工肆巧常願與上人從事上人宜勿用廣多為厭

壬寅六月十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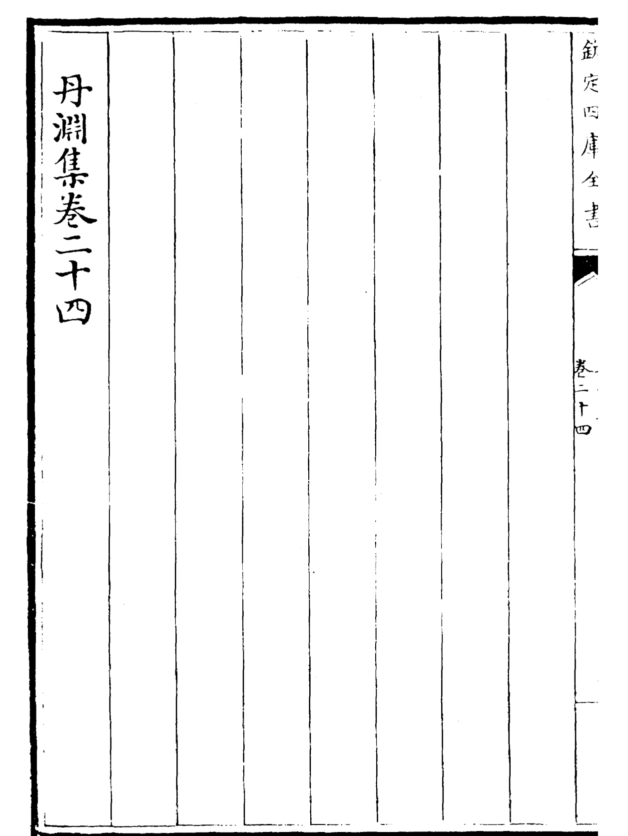
隆州自然水石記

陵陽守居負山悉石西尤砌層崖餘地丈許平夷可屋

因植四楹面午横楣闢幽軒正對大林髙株缺間視逺峰若畫工引淡墨作巒嶺嶷嶷時與煙雲相蔽虧愛此有佳趣復静容公事少休即至宴坐伏息日計數取多乃去外俗不得知旁頹巨礓如瘤宜鑱刻遂磨治將紀建置歳月沃水盪拭見黝理若髮狀傾灘平波瀰漫㲉迤複疊先後倫次窪淵聳浪左右從目自非天冩神摹人巧孰能為是必由融結固已有堅包厚藏待子始發章物葢顯晦信在時人理疑亦然茍逹此與知命何逺



雖爾既有形必復壞倘後人加護則傳久未易泐因書
側示方來期與子志壹所尚且俾為仁壽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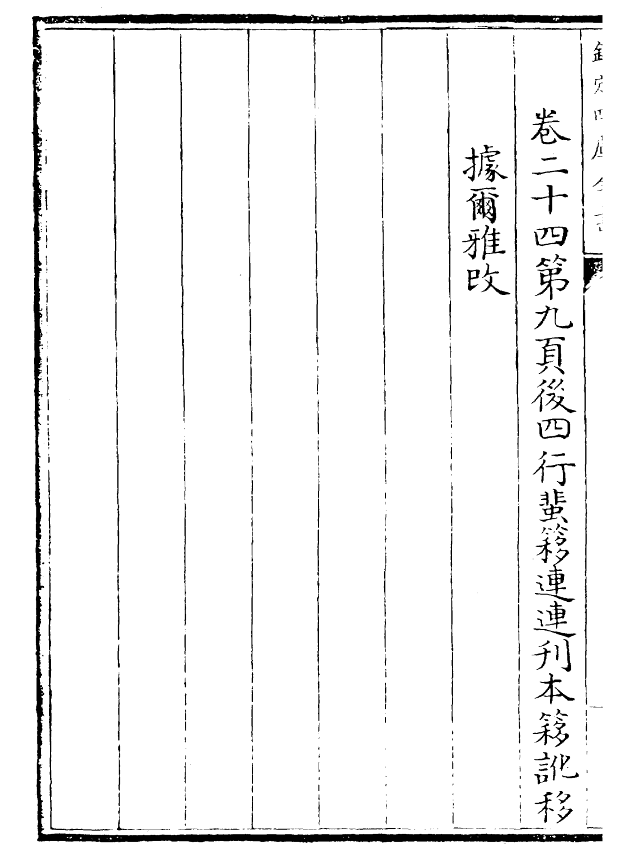
丹淵集卷二十四

謹案卷二十一第二頁前六行若粉墨界畫刊本界訛畀今改

第三頁後四行余過城固刋本固訛因據宋史地理志改

卷二十二第九頁前一行行鸁形垢靣刋本鸁訛𩿧今改

卷二十三第十四頁後三行一切委其季不問刋本問訛閅今改



卷二十四第九頁後四行蜚簃連連刋本簃訛移

據爾雅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李士勲